

研究报告

2018 年第 19 期

2018.03.08

执笔人：杨荇

邮箱：yangxing@icbc.com.cn

中国“严监管”政策趋势分析及工商银行应对策略

要点

- 近年来，由于金融业杠杆率高企、影子银行膨胀、风险隐患增加，宏观调控的重心由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新一轮严监管呈现以下特征：监管组织架构和监管模式进一步变革；“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长效机制逐步建立；以实现穿透式监管为基本原则，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转变；监管政策的执行落地，分为先“破”后“立”两个阶段。
- 新一轮严监管政策思路与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强监管的路径基本一致。从全球来看，国际金融监管仍处于紧周期，尤其是美国加强审慎金融监管，对金融业自循环泡沫膨胀从源头进行干预，产生了重要作用。借鉴国际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已进入“严监管、去杠杆”新周期，并将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交叉金融业务、资本补充能力等产生重要影响。
- 工商银行应积极应对，未雨绸缪，突破优质资产项目与稳定低成本负债“双匮乏”格局：把握好业务创新与合规发展的边界，优化资产配置结构；适度增加主动负债水平，强化资本与流动性管理；同时大力防范交叉性金融风险，确保经营持续健康发展。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中国“严监管”政策趋势分析

及工商银行应对策略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将进入“严监管、去杠杆”的新周期，以金融自由化、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特征的金融扩张周期迎来分水岭。本报告首先指出中国已进入严监管、去杠杆的金融新周期，分析当前严监管趋势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再对比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监管经验，研判中国中长期金融监管发展方向，以及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并结合工商银行实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已进入严监管、去杠杆的金融新周期

（一）关于金融周期的定义

金融周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主要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而形成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一般而言，金融周期可分为高涨期、衰退期、正常期等阶段。在金融高涨期，杠杆率较低，信用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在高涨期的顶部，信用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但通胀压力或对资产泡沫的担心会促使央行加息；在衰退期，则表现为监管加强、信用紧缩，泡沫资产价格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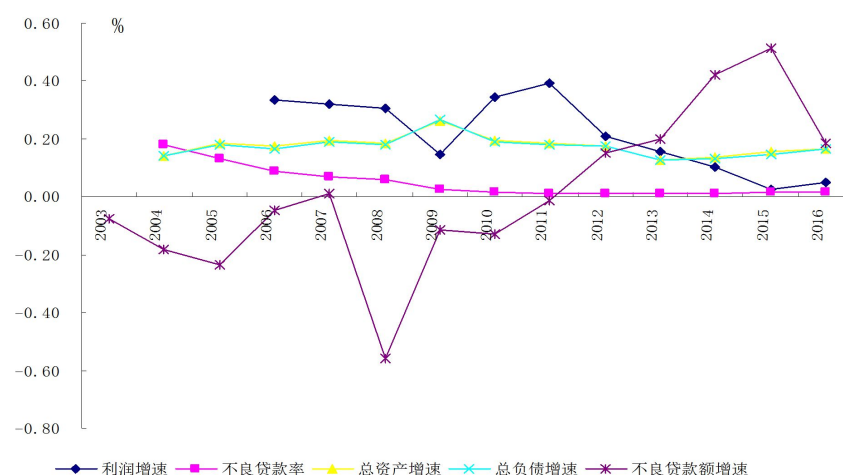
（二）2003年-2013年，中国金融业经历了高速增长

十年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39%上升至6.92%¹，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在2007年曾高达52.47%。其中，银行业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间增长了4.5倍；利润从322.8亿元增长至1.74万亿元，增长了54倍。不良贷款率从17.9%降至1.0%；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98%提升至12.19%。同时，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推动下，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股权众筹等一系列互联网金融业态出现爆发式增长。

（三）2014-2016年，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调整期，中国金融业增速回落，分化明显

¹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在2016年达到8.5%历史高点，但2017年下降至7.9%。

2016 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落至 5.61%。国内银行业平均 ROE 至 2016 年降为 12.71%，远低于 2006-2014 年间 15%-20% 的水平。上述指标的变化，意味着 2003 年以来的高速扩张已经进入边际衰减期：一方面，监管套利驱动的影子银行和非银机构仍保持快速扩张。产品层面，以同业存单、非标业务、委外业务加速扩张为代表。机构层面，则是非银机构和中小银行快速扩张。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金融脱媒等大背景下，使得以存贷利差为主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难以维系，商业银行利润率大幅下降，不良额和不良率“双升”。



数据来源：WIND，城市金融研究所整理

图 1 中国银行业 2003-2016 年主要经营指标同比增速

（四）2017 年之后，中国进入强监管、去杠杆的金融新周期

由于近年来金融业快速发展积累的风险隐患越来越大，宏观调控的重心由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严监管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如 2017 年以来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 MPA 考核范围²，银监会针对“三套利”、“四违反”、“四不当”、“十乱象”等进行专项整治³；中国证监会出台包括减持新规在内的多项监管政策并加强了对市场的严监管；“一行三会”联合发布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等。在严监管政策约束之下，以金融自由化、影子银行高速发展为特征的金融扩张周期迎来分水岭，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双收缩，市场流动性紧张，资金价格逐步上行。

² 2017 年，表外理财纳入 MPA 广义信贷指标范围，跨境资本流动和房地产市场分别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自 2018 年 1 季度起，资产规模 5000 亿以上的银行发行的 1 年以内同业存单纳入 MPA 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2018 年初，央行再次将同业存单备案额度调整至所有银行。

³ 2017 年，银监会行政处罚金额及责任人均创下历史纪录：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3452 件，罚没 29.32 亿元，处罚责任人员 1547 名，270 名相关责任人取消一定期限直到终身银行从业和高管任职资格。



图2 流动性趋紧 (2017.01-201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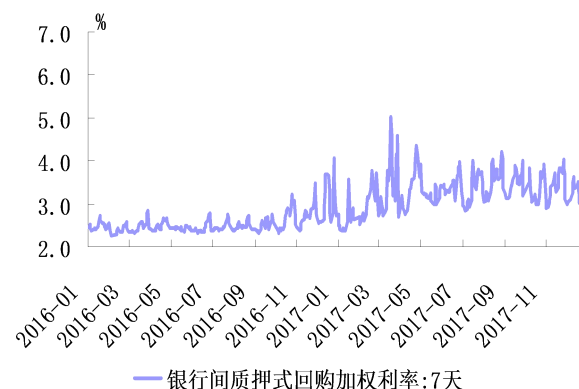


图3 利率中枢上移 (2016.01-2017.12)

强监管态势在2018年延续。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之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以及有关委托贷款、银信合作、“现金贷”等监管规定相继出台（见附件一）。尤其是资管新规将在2018年正式发文，禁止刚兑，设定公私募产品分类，禁止债权和股权项目期限错配、严禁多层嵌套、限定分级产品。上述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意味着去杠杆、缩通道、分类监管趋严，银行同业、资管、表外业务受到严控，这将极大压缩商业银行创新和盈利空间。

二、本轮强监管政策的主要特征及影响分析

过去十余年的金融扩张和金融自由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各个金融监管部门、各类金融机构都深度参与其中，这就决定了本轮金融监管需要系统性思维，顶层设计，各个监管部门通力协作，而非以前的单线条监管。

（一）当前中国金融业杠杆率高企⁴，影子银行体系膨胀，蕴含高风险

近十余年来，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明显超过贷款增速，对非银金融机构债权增速从2006年的5.4%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58%（见表一）。其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在经济下行企业盈利恶化之际，不得不选择逆势扩表增利润，将资金借助同业通道投向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与此同时，以银行理财、信托产品、券商资管和保险资管等为主力的大资管快速扩张。截至2017年6月，大资管规模已达118万亿元。同业存单套利链条扩张。截至2017年12月，同业

⁴金融杠杆是指金融机构通过负债，以较小的自有资金控制较大资产规模的行为；而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杠杆率则指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值，即净资产的放大倍数。杠杆率越高，风险越大。

存单托管余额已经达到 8.11 万亿元，其中城商行和农商行存单规模占比达 46.93%和 10.49%，稳步上升。

表 1 商业银行总资产及其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分布（单位：万亿元，%）

时间	总资产	对金融机构的债权		对银行同业的债权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	
		绝对额	占比	绝对额	占比	绝对额	占比
2006	44.13	5.36	12.14	4.17	9.44	1.19	2.70
2007	54.12	6.91	12.76	5.63	10.41	1.28	2.36
2008	64.15	8.82	13.75	7.57	11.81	1.25	1.94
2009	80.98	11.49	14.19	9.79	12.09	1.70	2.10
2010	96.16	15.42	16.03	13.45	13.98	1.97	2.05
2011	113.79	21.38	18.79	17.95	15.77	3.43	3.02
2012	133.69	28.75	21.51	23.70	17.73	5.05	3.78
2013	152.48	33.30	21.84	26.04	17.08	7.26	4.76
2014	172.20	39.19	22.73	28.04	16.28	11.16	6.48
2015	199.16	49.08	24.64	31.42	15.78	17.66	8.87
2016	230.38	58.12	25.23	31.59	13.71	26.53	11.52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总体来说，资金链条由监管紧的大型银行向监管宽松的下游非银机构传导，处于链条上游的银行议价能力强，但严格受制于杠杆控制等政策和制度因素，而处于下游的非银机构议价能力弱，但内外非杠杆限制较少，可利用其通道优势来加杠杆实现较高收益。这就留下了利用监管漏洞进行套利的空间。其主要危害有：一是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流转，或通过拉长融资链条后再流向实体经济来获取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体经济发展潜力。二是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由于在银行加杠杆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产品层层嵌套、机构间合作的情况，信用风险、期限错配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感染，大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三是放大银行信用风险。部分商业银行为规避信用风险的监管指标，利用资管计划，通过基金、信托、券商、保险等渠道将不良资产转移到表外。四是监管存在失灵风险。由于金融同业业务存在业务嵌套、委外投资资金链条较长、同业存单无需存款准备金等问题，导致金融监管很难有效识别底层资产的真实情况。一旦底层非标资产出现重大违约，极有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本轮金融监管的主要特征

1. 变革监管组织架构和监管模式。2017 年 7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在明确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职责的同时，还公布设立最高层面的协调监管机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稳会），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此外，互联网金融监管也纳入到本轮监管体系之中，目前由互联网金融协会牵头。

2.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框架下金融监管长效机制建立。从货币政策来看，央行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增强利率调控能力。例如，2017 年间，央行连续三次抬高 MLF 和逆回购的招标利率。而 M2 增速自 2017 年以来明显下滑，2016 年底为 11.3%，2017 年底为 8.2%，表明央行维持货币紧平衡的态度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着力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审慎框架。央行从 2016 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⁵，并于 2017 年第一季度，将表外理财正式纳入 MPA 广义信贷指标范围；拟于 2018 年一季度起将同业存单纳入 MPA 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考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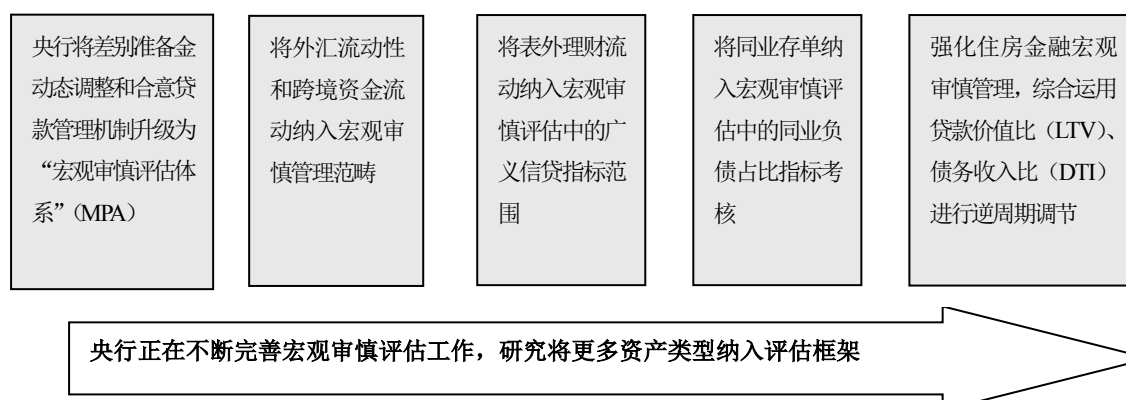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发展历程

3. 以实现穿透式监管为基本原则，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转变。2017 年，人民银行明确提出对互联网金融实施穿透式监管，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甄别业务性质，根据业务功能和法律属性明确监管原则和责任。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将各类表内外业务以及实质上由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纳入统一授信管理。证监会通过穿透式监管严控内幕交易、打击虚假信息披露。保监会强化对保险公司股东、真实股权结构和最终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式监管。

⁵2016 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个方面引导银行业加强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实施逆周期调节。此外，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 MPA，使得跨境资本流动趋于稳定。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形成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4. 本轮监管政策的执行落地，分为先“破”后“立”两个阶段。2018年初的中央经济会议，将“防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表明严监管还将继续深入推进。本轮金融监管政策，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重点在“破”，即对金融体系高杠杆的拆解；第二阶段重点在“立”，是在清理整顿问题之后，金融监管长效机制的建立。目前，对于金融系统杠杆的拆解工作已初见成效，下一步的重心，一个是各项监管细则的陆续出台，另一个是各项监管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本轮金融监管对金融业的影响

经过近一年的治理，整治金融乱象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自2017年3月末以来，共查出问题5.97万个，涉及金额17.65万亿元；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3452件，罚没29.32亿元。2017年，在新增贷款增长12.6%的情况下，银行业总资产只增长8.7%，较上年下降了7.82个百分点。商业银行同业资产负债自2010年来首次收缩，同业理财比年初净减少3.4万亿元。银行理财同比少增5万多亿元。表外业务总规模增速由高值50%以上降到了15%左右。100多家银行主动“缩表”。总体来看，本轮金融监管思路 and 本质特征，与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对主要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资本监管和流动性要求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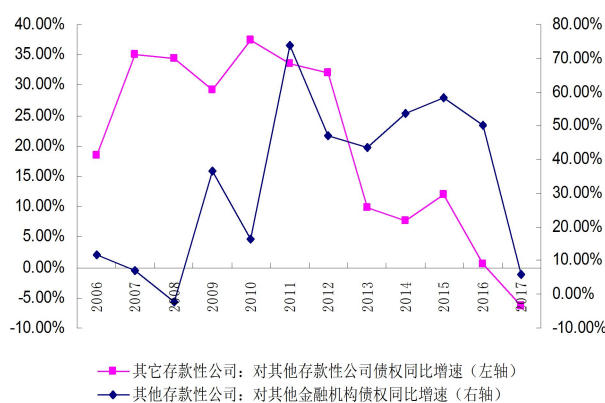


图5 同业业务明显收缩（2006.12-201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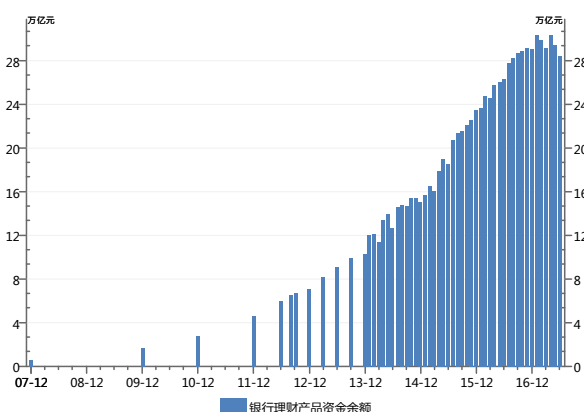


图6 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下滑（2007.12-2017.12）

三、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主要监管政策变化及经验借鉴

（一）国际金融监管仍处于紧周期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监管当局对其现有监管体系进行反思，对

金融监管体系实施“亡羊补牢”式变革⁶，旨在改善金融体系的透明性和增强金融机构的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限制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⁷，设立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规则（简称“TLAC 规则”）。2017 年 12 月，《巴塞尔协议 III》完成修订，将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逐步实施，主要修订内容有：其一，设定了内部模型法的最低输入值和最低测算值，减少了高级内评法的适用范围，简化了操作风险计量方法；其二，对于信用风险计量的资产类型和风险权重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其三，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更高的杠杆率监管要求（见附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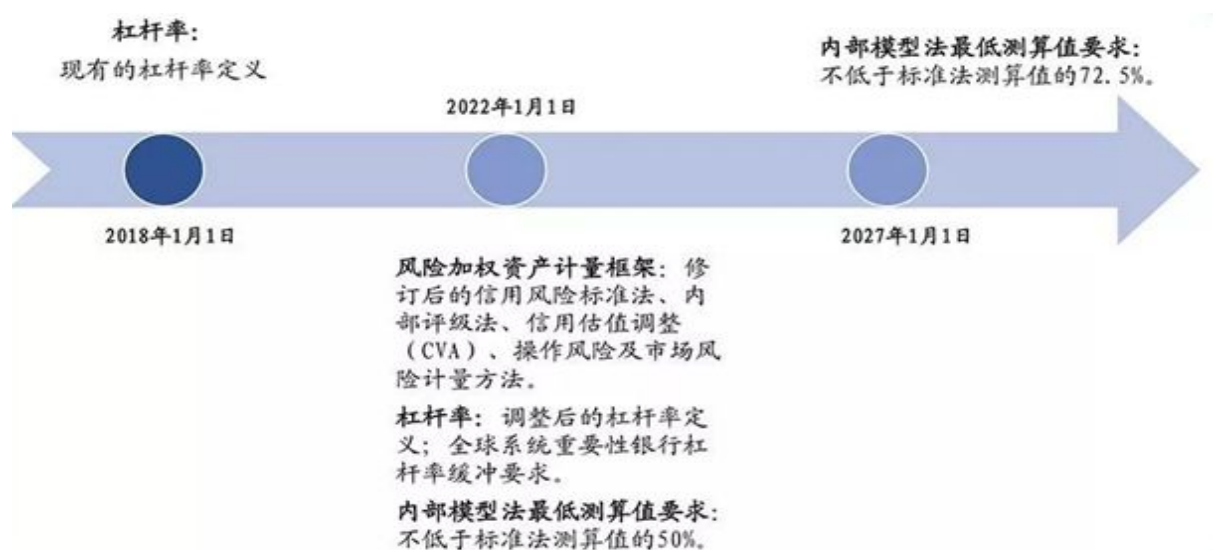


图 7 巴塞尔协议 III（修订）实施时间表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进入审慎金融监管时期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总称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设立专门的监管协调机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统筹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该委员会享有人员调配权、监管机构管辖争议裁判权、宏观审慎监管规则制定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权以及对微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建议权。

第二，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一是明确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

⁶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 年 G20 集团确立了较为一致的监管构架，主要包括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监督和评估金融体系宏观审慎风险的累积；巴塞尔资本协议框架，提升资本标准要求，强化的流动性风险要求、提高前瞻性拨备，引入杠杆率；解决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关问题，包括提升资本要求、设立生前遗嘱等举措；改革薪酬制度，支持金融稳定；扩大监管范围，对场外衍生品交易、证券化市场、信用评级机构和对冲基金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加强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增强消费者、投资者和存款人权益保护力度。

⁷各国都在扩展监管范围，建立场外衍生品中央交易对手清算机制，诸如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II》已经覆盖到了广泛的交易场所和所有金融工具。同时，针对货币基金、对冲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影子银行的不透明、监管不足问题，欧盟、美国相继进行了货币基金的监管改革，在信息披露、压力测试、赎回限制等方面给予了更高监管要求；美国将一定规模的对冲基金纳入到监管范畴内，欧盟推出了《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指令》加强对于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的监管。

别标准，以便对其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二是附加资本要求，入选银行在符合巴塞尔委员会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需要额外计提附加资本；三是高密度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以及多情景的压力测试；四是提交恢复与处置计划（生前遗嘱）并定期更新，以防止风险外溢，避免政府被动介入救助。

第三，将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大部分金融衍生品须在交易所内通过第三方清算进行交易，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在自营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 3%。在金融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将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但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以及金银掉期等业务。

第四，打击内幕交易。一是禁止政府职员或任何机构及其代理人员利用非公开信息在期货、期权、掉期等交易中获利；二是禁止利用掉期欺诈；三是对内幕举报人员按罚款总额 10%-30% 进行奖励；四是禁止披露举报人信息，禁止雇主报复举报人员。

第五，遏制掠夺性贷款。一是针对掮客操纵问题规定贷款人不得收取第三方支付的费用；二是禁止贷款人操纵缺乏还款能力的消费者办理抵押贷款；三是对贷款利率进行限制，规定不得超出行业可比优惠利率 1.5 到 3.5 个百分点，后者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浮动最高值。

上述规定对高杠杆、高风险投资的商业银行行为进行限制，对金融业自循环泡沫膨胀从源头进行干预，产生了重要影响。法案实施后，银行对高风险交易机构控股比例和交易额度受到严格限制，除了基于风险对冲目的的利率和外汇互换交易业务，相关机构和业务被限期剥离；银行杠杆比例受到严格管制，并实行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合约规模从 2013 年开始快缩萎缩，银行业盈利能力下降，加上新巴塞尔协议要求增加核心资本，以及低利率环境，银行业的资本回报（ROE）在低位震荡⁸。

⁸ 次贷危机之前为 12%-15% 的收益区间。而 2015 年为 10.3%；2016 年为 9.23%（基于 FDIC 数据计算）



图8 中美两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对比（2000-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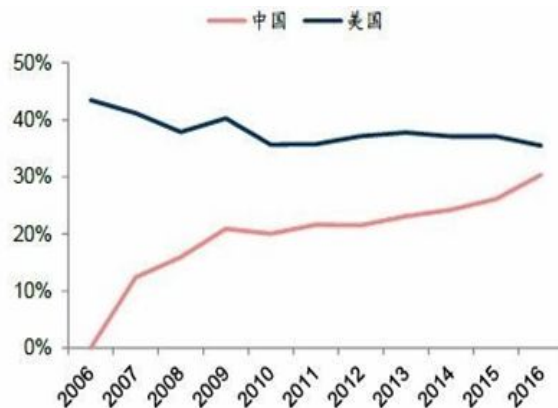


图9 中美两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对比（2006-2016）

（三）美国银行业的应对和调整

随着监管的加强，美国银行业也开始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表和经营策略，促使资产质量逐步好转、逾期率回到危机前水平。这些调整措施包括：

第一，改革组织架构。对投资银行业务进行重组，如美银在收购美林后将证券业务分解嵌入集团的四大板块中，即投资经纪业务（商业银行板块）、证券承销业务（全球银行板块）、证券托管业务（全球市场板块）和财富管理业务（财富和投资管理板块），以此来深化整个集团的交叉销售能力。

第二，调整信贷结构。回归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加大对工商业贷款的投放力度。根据 FDIC⁹数据，工商业贷款自 2011 年以来的增速显著高于贷款总额，2011-2016 年工商业贷款 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8%（总贷款为 5.14%）。

第三，收缩表外业务。金融危机后大型银行一方面收缩表外业务规模，另一方面则是将一些结构性投资工具纳入资产负债表，开始了表外向表内的回归。

第四，夯实资本实力。金融危机后美国四家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均有明显上升，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注资改善了当时的资本状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几年监管要求的提升，各行均大幅增加了高风险业务的资本要求。

2017 年之后，随着经济金融逐渐企稳复苏，法案个别具体条款开始“松绑”。2017 年 6 月，美国财政部发布金融监管核心原则报告：一是放宽年度压力测试要求¹⁰；二是缩小辅助杠杆率分母口径¹¹；三是简化沃克规则合规机制¹²；四是改

⁹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¹⁰ 包括增加测试间隔时间，由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受测试银行的最低资产由 100 亿美元提高到 500 亿美元，并由监管部门决定测试范围。

¹¹ 将现金和国库券、衍生品初始保证金等现金等价物从分母中剔除。

¹² 豁免总资产不到 100 亿美元或交易资产与负债小于门槛值的小银行。

善信贷环境¹³；五是对资本和流动性规定、流动性覆盖率进行调整¹⁴；六是加强对消费者金融保护者的管理。

（四）对中国金融监管的经验借鉴

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金融监管的重点是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培育微观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约束机制，两者相互配合共同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这些做法为我国加强金融监管也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路径。

一是建立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警体系。日益复杂的结构化金融产品所导致的风险传染，必须通过宏观层面的监测和预警来预防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二是建立以资本为核心的多层次损失吸收体系。市场化约束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正常经营状态下的风险回报平衡机制，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能够通过拨备和资本有效覆盖；另一方面是经营失败时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包括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其中资本管理是核心。

三是强化问题导向的行为监管。监管范围不仅包括单个机构、某种业务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包括市场、行业、区域层面等不同维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系统风险的重大问题。

四是坚持重罚违规，增强监管威慑力。如，美国银行、花旗集团等五家机构因在次贷危机中涉嫌不当销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被美国监管机构罚款 448.5 亿美元。

总体来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监管改革对金融业过度投机、监管失控现象进行了干预，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对银行业加强监管，必然会在稳定金融体系的同时，短期内对银行业盈利产生负面影响。未来增强金融体系稳健性，或者克服金融体系脆弱性，需要科学定位金融监管与市场边界，强化市场纪律、推进监管协同、明确法律责任，才能保障金融体系稳定发展。

四、中长期中国监管政策趋势展望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中长期监管政策趋势展望

这是一个集混业协调监管、穿透式监管、新技术监管等多重考验于一身的新监管时代。借鉴国际经验，本文认为，严监管会将重点放在做实金稳委职责、

¹³废除或者修改住房按揭贷款风险自留规定；鼓励银行依靠大量指标、而不是仅仅靠六倍杠杆这一个标准提供杠杆贷款。

¹⁴让美国的流动性覆盖充（LCR）标准仅适用于本国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对于其他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银行，流动性要求相对放松。

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以及金融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并以更高的要求进行监管制度完善。具体而言：

1. 适应混业经营要求，做实金稳委职责，改革并完善金融监管框架

具体而言，金稳委主要做实三类事。一是为国务院金融协调会议提供参谋助手作用。二是对中国金融整体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如危机救助的协调机制、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协调、债券市场的统一和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等。三是对于协调监管中的交集问题、热点问题，牵头制定详细、可操作方案和法规制度。

同时，适应混业经营要求，改革并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可能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金融监管局，加强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提升部门监管合力，提高金融执法水平。

2. 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

首先，利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总量上限制商业银行的杠杆规模，从机构层面限制商业银行的杠杆水平。其次，可能进一步纳入房地产融资、个人按揭贷款、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集中度，以及其他重要金融指标进一步完善和丰富现有宏观审慎框架，以覆盖更多的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提升金融稳定维护力度。

3. 协调联动，加强微观审慎监管

从2017年末至2018年初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政策来看，呈现两大特点：一是规定了大量量化监管指标，杠杆红线进一步明确；二是强化对于资本充足率的重视，从最底层的维度来控制杠杆率。

可以看出，在金稳委领导下，中国金融监管正逐步由条线监管转为协同监管，以有效应对跨市场、跨监管体系、跨业务的金融机构行为。涉及同一类型的业务，尽量统一规则，减少监管套利。例如，2018年初一行三会联合发布债券交易业务规范后，银监会随之颁布委贷新规，证监会以窗口指导方式叫停了集合资管产品投资委贷及贷款类信托产品。

未来一段时期，在金稳会领导下，预计中国金融监管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和实现股东阳光化；金融机构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集中度监管升级；解决系统性重要机构“大而不倒”问题，建立恢复与处置计划；加强资管业务去通道、

去杠杆、去期限错配等监管；其他表外业务监管；自营资金违规运用监管；金控集团、影子银行、金融科技、私募投资基金监管；部分风险较高的业务领域以及收费业务监管；业务创新、关联交易监管；金融机构破产退出监管；欺诈、内幕交易等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监管。

4. 继续推进“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

加强对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资产证券化等基于信托、委托代理的市场行为监管。通过向下穿透识别底层资产、监测核查资金最终去向及流动性情况，向上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甄别金融产品最终投资者是否符合合格投资者规定，中间穿透核查融资交易全链条，核查产品整体杠杆情况，将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连接起来，进行全面、精准的监管。以行为监管为核心，完善信息披露、价格透明、风险说明、投资者适当性、金融机构尽职履责、投资者争议解决等机制。例如，私募基金如果按照功能监管应该分为证券/股权投资和非标投资。对于非标投资的私募基金，即使是在基金业协会备案，也应该纳入银监会监管。

5. 适应金融科技发展，加强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监管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监管不能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问题，必须形成一个以金融监管机构现有的规则框架为基本内核的全金融服务生态和产业生态的监管体系，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纳入到一个框架里面。预计将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公司进行资质整治。如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业务等，按照相关分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进行整治。规范互联网“众筹买房”，严禁“首付贷”、“现金贷”等业务。重点打击承诺超高回报率和变相补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018年以来，央行明显加强了数字货币的监管¹⁵，种种迹象表明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即将来临。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一是建立健全数字货币监管框架，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采用许可证制度，同时对数字货币初创企业引入“监管沙盒”¹⁶，

¹⁵一是对比特币挖矿进行限电与引导清退，二是召开闭门会议商讨对出海与场外交易进行监管，三是互联网金融协会点名批评迅雷的IMO发行模式，四是央行营业管理部发布《关于开展为非法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

¹⁶所谓沙盒理念，即在受限的安全环境中运行应用程序，并通过限制授予应用程序代码访问权限，为一些来源不可信、具备破坏力或无法判定程序意图的程序提供试验环境。监管沙盒机制适用于金融科技发展的特征，已逐渐被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并推行。结合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在数字货币产业引入“监管沙盒”，需考虑数字货币“监管沙盒”的预期目标和主体，即由哪类监管机构负责；根据被监管机构的创新风险、风险控制力、投资者权益保障等，选择“监管沙盒”的具体模式；构建数字货币“监管沙盒”的具体制度，如数字货币初创企业的准入制度、进驻期限、运行责任、“沙盒”内数字货币用户及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等。

既保护投资者权益又支持金融创新。二是将 ICO¹⁷纳入证券的范畴进行监管，结合股权众筹的试点对 ICO 进行管理，允许部分优质 ICO 项目发展。三是多种措施防范数字货币传销、诈骗。四是开展跨境监管合作。建立统一的数字货币国际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交流，共同打击数字货币跨国犯罪活动。五是发展监管科技。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技术，对反洗钱、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等进行合规性监管，提升监管效率。

6. 健全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强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法律基础，明晰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业务边界和管理规则，统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规划，将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纳入到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内，建立对金融市场设施统一的管理规则和指引，建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注册、登记、认证等准入制度，发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律监管作用等。如，健全场外衍生品中央交易对手清算、统一信息报送和共享等平台。

7.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

一是进一步明确地方金融监管的法律依据和职责范围，赋予地方政府在“风险处置”和“区域性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责。如对于辖内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机构，以及融资租赁、典当、拍卖、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农业保险等金融业务，在中央统一制定监管规则的领导下，地方承担相应的监管分工。二是在各省、区、市基本已设立金融管理部门后，可考虑对地方金融业务实行统一管理，设立省、市、县三级地方金融监管局，赋予地方金融监管局拥有与风险防范处置责任相匹配的独立监管权。

（二）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

1. 银行负债：扩张放缓，结构调整压力较大

总体来看，近年来商业银行负债重头在“存款+同业存单”，但存款减速是大趋势，同业存单则纳入 MPA 监管，流动性紧张和价格高涨的局面料将持续。

一是同业存单发行大概率下降。近日，央行重新设定 2018 年同业存单年度备案额度测算公式¹⁸，各银行同业存单备案额度最高限定在 2017 年 9 月末负债的

¹⁷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首次公开募币，是创业公司绕过需要严格规范的风投资本或银行，为新的数字加密货币项目募集资金的过程。据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发布的数据，2017 上半年国内共有 43 家相关平台提供 ICO 服务，累计融资 26.16 亿元，参与人次累计 10.5 万人。

¹⁸央行重新设定了同业存量年度备案额度测算公式，将 2018 年各家银行同业存单备案额度限度在去年末总负债的 1/3，再剔除同业负债后的所得值。具体公式调整为：（同业存单备案额度+同业负债）/（同业存单备案额度+总负债-同业存单余额）≤1/3。这实质上代表了同业存单将全面纳入同业负债考核体系。

1/3，再刨除同业负债后的所得值。按此规定，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发行规模将大幅收缩，相应负债增速受到影响。

二是银行理财增速趋势性放缓。中国货币政策已进入收紧通道，预计在美联储加息时点，央行仍有可能上调逆回购利率。随着利率中枢上移，从同业获得资金的成本也比较高，商业银行不得不上调存款利率和理财产品收益率，理财产品规模扩张明显放缓。**从结构来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将向净值型转型，非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增多、保本型理财产品占比减少。**从流动性来看**，受封闭式理财期限不得低于 90 天规定限制，而同业负债比例的考核要求也加大了流动性管理压力，商业银行对于流动性较差的理财产品需求降低，特别是对于投资跨季理财产品会格外谨慎。

三是对央行负债持续攀升。近年来，央行货币投放机制转向日常公开市场操作和 MLF、PSL 等质押型融资工具，路径主要是央行—大型银行—中小型银行—非银机构。这种货币投放机制增加银行与非银同业往来的同时，更导致商业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规模激增。2018 年 1 月 29 日起，人民银行新版《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管理办法》将实施，扩大成员机构融资空间并扩大质押券范围¹⁹。虽然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的触发条件是金融机构临时耗尽全部准备金仍不够清算所需，启用门槛较高，但预料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行从央行通过清算便利安排融资的规模也将较目前进一步提升。

四是金融创新背景下，来自居民和企业的负债仍然存在分流压力。随着中国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以及新金融机构给金融服务带来颠覆式创新，居民和企业完全可以绕过银行直接对接到最终的资金需求方。未来，资金供给和需求方直接对接是大势所趋，其比例只会提高，不会降低。

综合而言，随着紧货币、强监管、去杠杆的延续，以及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发展，银行从居民、企业和同业获得负债的空间不同程度受到挤压，“负债荒”仍将持续。

2. 银行资产：仍保持一定增速，但资产配置呈现“保信贷、增债券、压同业”趋势

在去杠杆和负债荒背景下，未来银行将进一步把“有效资金配置高效能资

¹⁹其中，国有银行融资余额上限由实收资本的 2%提高至 4%，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由实收资本的 2%提高至 10%，城商行等其它金融机构由实收资本的 5%提高至 15%。

产”。即在负债来源有限的背景下，优先配置信贷类资产，同时大型银行被动增加对债券的配置，而同业资产则在严监管下出现明显收缩。具体来看：一是“存放同业和其它金融机构款项”将压缩明显，一方面是部分非标资产的到期，另一方面是MPA考核下压缩回购资金的融出；二是资产端“应收款项类投资”可能压缩较为显著，其中主要是各类受益权以及同业理财等，对应交叉金融业务的下降；三是信贷业务将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个贷业务，国家重点项目、重点行业的企业信贷业务；四是债券投资重点增持地方债、国债和政金债，减持同业存单和信用债。

3. 银行交叉金融业务：监管趋严后快速收缩，未来更多转向规范发展

交叉性金融业务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上，主要体现在“股权和其他投资”科目。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资金信托计划等各类载体，承载基础非标资产、非标债权（如信贷类资产、票据、各类收益权），权益投资（股票、股权、两融），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同业理财、资产证券化、债券委外、公募基金）等。下一步随着资本监管新规的正式出台，其他债权类资产均为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并严格参照非标的投资要求、比例执行，意味着非标将受到严控，并杜绝灰色地带，影子银行业务受到严格限制。

4. 银行流动性：更大的资本补充压力

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更加强调穿透监管，在资本计提上更加严格；另一方面，巴塞尔协议 III 以及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IFRS9）²⁰的修订，也会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资本补充率要求上更加严格。其中，IFRS9 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使信用债、同业资产等也须计提减值准备。地方债由于 20% 的风险权重，或也需要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减值准备。这或许对商业银行持有金融资产包括债券的意愿、当期利润有负面影响。综上，在监管从严趋势下，加上潜在的非标回表压力，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更大，通过发行商业银行债、次级债补充资本或流动性的需求有所上升。

（四）工商银行应对策略

新一轮强监管的思路表明，传统商业银行依靠做大资产负债规模的增长模式

²⁰ 2014 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9），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一是将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即原来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持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改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工商银行需着重从以下方面转型：

1. 积极适应监管新规要求，强化资本与流动性管理

在新规出台频繁时期，建议主动、及时学习领会新监管要求，利用过渡期积极调整业务结构，适应新的金融发展大环境。**首先，积极适应国际国内资本监管新要求，健全资本长效补充机制，强化资本管理。**一是积极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升全球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二是借鉴国际经验，加强永续债、TLAC²¹等资本工具探索发行。三是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机遇，探索资本补充与股权激励的有效结合。

其次，把握资金流动趋势，做好利率、汇率管理。在提高资金差别化定价能力的基础上增强议价能力，突破优质资产项目与稳定低成本负债“双匮乏”格局，做好成本与收益的资金价格匹配。密切关注汇率走势及央行汇率导向，优化资产负债的币种匹配，完善结售汇汇率定价，提高汇率走势预判水平，开发合理期限的外汇理财产品。

2. 合理安排负债结构，适度增加主动负债水平

在“去杠杆+强监管”的政策组合之下，负债短缺局面将延续，负债利率存在上行压力。“强监管”一方面收紧了金融机构主动负债（比如同业负债）的通道，另一方面增加了金融机构预防性资金需求（如应对委外赎回压力），金融机构负债（尤其是低成本负债和稳定性负债）争夺激烈。基于此，建议：**其一，积极创新使用类同业存单的期限标准化、利率透明化负债工具，尝试拉长负债久期，降低错配风险，拓展稳定负债。****其二，争取获得公开市场操作和 MLF 的资金，争取符合央行定向降准的条件。****其三，适当增加短期理财产品或资管产品供给，加大金融债的发行。****其四，加快发展交易银行业务，提高交易性收入贡献。**进一步完善交易银行相关业务流程和服务效率，整合提供差异化服务方案。

3. 把握好业务创新与合规发展的边界，优化资产配置结构

按照监管要求，把握好业务创新与合规发展的边界，坚持“简单、透明、可控”的核心原则，规范发展资管、同业、票据等业务。**一是提高主动投资管理能力，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求。**坚持以大类资产配置为导向，构建多元化资产结构，

²¹ 2014 年 11 月 9 日，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宣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最终稿。规定至 2019 年，30 家 G-SIBs 的总损失吸收资本在风险加权资产中的占比须达到 16%，与巴塞尔III中杠杆率分母的比值不能低于 6%；2022 年在风险加权资产中的占比须提高至 18%，与巴塞尔III中杠杆率分母的比值不能低于 6.75%。该规定预计于 2019 年正式实施。由此总损失吸收资本是指在银行处置过程中，可通过转股或减记方式进行注资的资本或债务类工具。除了可计入监管资本的一级普通股资本、一级其他资本和二级资本以外，一些中长期债务工具也可纳入 TLAC 的计算。

打造标准化资产与非标准化资产有机互补、全市场覆盖的投资品管理体系。二是**完善净值型产品体系，增强客户粘性**。通过结构性产品的布局，将单一固定预期收益变为多档收益或区间收益，稳步推进产品净值化改造；搭建理财产品交易平台，为个人客户和法人客户提供便捷的理财产品撮合交易服务。三是**充分发挥银行系资管特色，加强集团协同以及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不断创新委托投资策略类型，将委外投资作为自主投资的有效补充。

4. 强化交叉性金融风险管理，实现合规经营

强化风险源头控制，强化防火墙和应急处置机制建设。尤其是在表外业务部分，建议重点针对跨境、跨界、跨市场的新型风险，勾画清晰的风险图谱，立足于及早发现，着眼于精准处置，强化风险源头控制和闭环管理，切实守好安全防线和风险底线。**严格规范合作准入和限额管理，严控杠杆比率和嵌套投资**，简化产品结构和交易链条，实现穿透管理和信息透明，确保实质性风险可控，坚决杜绝监管套利、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同时，**要坚持审慎稳健的流动性管理策略，严控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风险**，加强关键时点、重点业务的流动性监测，确保流动性运行平稳有序，积极发挥大行“稳定器”和风险“减压阀”的作用。

5. 以清理整顿为契机，抓住新的业务机遇与合作机遇

一方面，随着大批违法违规的机构、平台停止开展业务，牌照齐全、风控严格的合规金融机构将获得更大的业务拓展空间。部分存在切实借贷需求的客群会转向银行寻求服务，信用卡、消费信贷、网络借贷等业务实力强的银行将因此受益。另一方面，经过专项整治，存量互联网金融机构不断成长和成熟，它们所积累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专长，不仅能够实现自我提升，而且开始具备技术输出的能力，有望与银行开展更紧密、更频繁的跨界合作。在获客活客、智能风控、产品服务创新、流程优化、生态圈建设等多个领域，双方的合作空间巨大。

附件一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公布的监管政策要点梳理

序号	监管部门	监管政策	监管要点
1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指导意见》共 29 条，主要思路是统一监管标准、防控金融风险、有序规范创新。具体内容包括：净值化管理、打破刚性兑付、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规范资金池、限制杠杆水平、提高资本和风险准备金要求、第三方独立托管、提高投资者门槛等。
2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	市场参与者应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审慎设置规模、授信、杠杆率、价格偏离等指标，实现债券交易业务全程留痕。自营、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等各类前台业务相互隔离，在资产、人员、系统、制度等方面建立有效防火墙。
3	银监会	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将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所有授信业务均纳入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框架。 对于非同业单一客户，重申了《商业银行法》贷款不超过资本 10%的要求，同时规定包括贷款在内的所有信用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 15%。对于非同业关联客户，规定其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的 20%。对于同业客户，规定其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 25%。
4	银监会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新引入 3 个量化指标。其中，“ 净稳定资金比例 ”衡量银行长期稳定资金支持业务发展的程度，适用于资产规模在 2000 亿元（含）以上的商业银行；“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是对流动性覆盖率的简化，衡量银行持有的优质流动性资产能否覆盖压力情况下的短期流动性缺口，适用于资产规模在 2000 亿元以下的商业银行；“ 流动性匹配率 ”衡量银行主要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配置结构，适用于全部商业银行。
5	银监会	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明确规定了主要股东的范围、责任和监管。 商业银行主要股东是指持有或控制商业银行 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或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不足 5%但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商业银行、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加强对商业银行主要股东的管理。
6	银监会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	明确商业银行作为受托人，不得参与贷款决策，不得提供各种形式的担保，并对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资金用途等进行了规范。 委托资金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禁止的领域和用途，不得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不得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不得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等。
7	银监会	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	首次提出把银行表内外资金和收益权同时纳入银信类业务的定义，对其实施穿透式监管，进一步抑制监管套利。 明令禁止了银行和信托的“抽屉协议”，并封堵了银行绕道信托违规输血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股市、产能过剩等限制或禁止领域等，将使得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计提承压。
8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在机构层面，主要是从纠偏网络小贷、规范持牌金融机构合作行为、完善 P2P 的现金贷业务，打击取缔非持牌放贷机构等四个维度来进行规范。在业务层面，主要是降低高息费，打击不当催收，严禁多头借贷、以贷养贷、高杠杆和加强客户信息保护等方面来进行规范。 其中，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的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年化利率不得超过 36%。
9	银监会	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	抓住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严查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空转的行为，严查“阳奉阴违”或选择性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和监管要求的行为。抓住完善公司治理这个基础，把整治重点放在规范股东行为、加强股权管理、推动“三会一层”依法合规运作等方面。 抓住影子银行及交叉金融产品风险这个重点，严查同业、理财、表外等业务层层嵌套，业务发展速度与内控和风险管理能力不匹配，违规加杠杆、加链条、监管套利等行为。
10	银监会	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计量规则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衍生工具资本计量国际标准，大幅提高了衍生工具资本计量的风险敏感性。重新梳理了衍生工具资本计量的基础定义和计算步骤， 明确了净额结算组合、资产类别和抵消组合的确定方法，考虑净额结算与保证金协议的作用，并分别规定了重置成本与潜在风险暴露的计算步骤和公式。

中国“严监管”政策趋势分析及工商银行应对策略

11	证监会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负面清单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	对于发行人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或公司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禁止发行债券时限由12个月延长至24个月；将最近6个月内因违反公司债券相关规定被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采取纪律处分的发行人纳入负面清单。 限制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财务性投资，即负面清单增加了“除金融类企业外，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为持有以交易为目的的金融资产、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或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12	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经营机构债券交易监管的通知	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证券投资基金经营机构）的证券自营、资产管理（含公募与私募基金）、投资顾问等业务参与债券交易作出进一步细化规范。 除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外，债券现券交易价格偏离比较基准超过1%或者回购利率偏离比较基准超过50个基点的，应当向风险管理部门备案并作出合理说明（公募基金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3	上交所、深交所、中证协	证券公司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管理指引	强化证券公司尽职调查要求，细化尽职调查流程、人员、报告等内容，加强业务风险的事前控制。 细化风控指标要求，按照分类监管的原则，对证券公司自有资金参与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融资规模进行控制。即，分类评价结果为A类的证券公司，自有资金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本的150%；分类评价结果为B类的证券公司，自有资金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本的100%；分类评价结果为C类及以下的证券公司，自有资金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本的50%。 同时要求证券公司对坏账减值进行计提。建立黑名单制度。
15	保监会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明确保险资金运用应当坚持独立运作，保险公司股东不得违法违规干预保险资金运用工作；明确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应当在保监会认可的资产登记交易平台进行发行登记和信息披露等业务；要求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不得将受托资金转委托或为委托机构提供通道服务；明确对保险资金运用违法违规行为可采取的行政处罚措施，强调对保险机构和相关责任人的“双罚”机制；严格保险机构开展证券投资业务的法规约束。 股权投资计划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所投资金额不得超过该基金实际募集金额的80%。严禁保险机构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不得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提供担保。开展如保险私募基金、股权投资计划、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的，不得要求地方政府或融资平台公司通过支付固定投资回报或约定到期、强制赎回投资本金等方式承诺保障本金和投资收益，不得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提供任何形式的便利。
16	保监会	打赢保险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总体方案	
17	保监会	关于保险资金设立股权投资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	
18	保监会	关于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支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指导意见	



附件二

巴塞尔协议 III（修订）要点梳理

序号	修订要点	主要标准	主要变化
1	加强可比性	划定了内部模型法的最低风险测算值，不低于标准法的测算值的 72.5%，防止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法减少资本计提。	设定了内部模型法风险加权资产最低测算值，与标准法的风险加权资产测算值挂钩，防止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法减少资本计提。
2	简化计量方法	减少信用风险高级内评法的适用资产类型，将操作风险计量方法简化为统一的标准法。	对于大中型企业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取消高级内评法的使用，权益资产由内评法简化为标准法。
3	提升风险敏感性	信用风险标准法中对无评级资产和房地产相关资产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提升风险计量的敏感性。	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资产划分和风险权重系数，即标准信用风险评估方法（SCRA）。其中，对无评级的中小企业债权的信用风险权重，规定为 85%。房地产相关债权，则是按贷款类型和贷款抵押率的高低来划分风险权重。
4	加强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监管	最新修订版本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更高的杠杆率要求。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杠杆率最低要求=一般银行杠杆率最低要求 ²² +50%*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住房抵押债权							
LTV 区间	低于 50%	50%-60%	60%-70 %	70%-80 %	80%-90 %	90%-100%	不符合标准的
一般的住房抵押债权	20%	25%	30%	40%	50%	70%	交易对手风险权重
产生收入的住房抵押债权	30%	35%	45%	60%	75%	105%	150%
商业地产抵押债权							
LTV 区间	不超过 60%		大于 60%			不符合标准的	
一般的商业地产抵押债权	min(60%,交易对手风险权重)		交易对手风险权重			交易对手风险权重	
LTV 区间	不超过 60%		60-80%		大于 80%		不符合标准的
产生收入的商业地产抵押债权	70%		90%		110%		150%
土地收购、开发和建设贷款（ADC）							
给公司或 SPV 贷款	150%						
住房类 ADC 贷款	100%						

巴塞尔协议 III（修订）对住房抵押债权提出了更细要求

²²巴塞尔协议 III 引入杠杆率作为风险资本的补充，以弥补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单一化缺陷。杠杆率定义为一级资本与总风险暴露（表内与表外）的比率，其最低标准为 3%，并将于 2018 年正式纳入第一支柱。